

同济·汉语文学丛书

张生 / 著

黑暗料理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同济·汉语文学丛书

张生 / 著

黑暗料理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暗料理/张生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6.5

(同济·汉语文学丛书)

ISBN 978-7-5458-1268-8

I. ①黑… II. ①张…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4802 号

黑暗料理

著 者 张 生

责任编辑 杨柏伟 邢 侠

技术编辑 丁 多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地 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www.shsd.com.co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5.875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8-1268-8/I.354

定 价 28.00 元

《同济·汉语文学丛书》编委会名单

主 编：张 生

编 委：崔 铭 邓 军 刘 强 孙宜学 汤惟杰 应宇力

张 闳 张 念 张屏瑾 周 茜 朱大可 朱静宇

祝宇红 朱崇志 王鸿生 万 燕 王晓渔

执 行：李 弢

《同济·汉语文学丛书》总序

同济大学中文系创立于 1946 年。时名为国立同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与同期建立的哲学系，外国文学系共同组成文学院，是为上海国立大学中第一个文学院。先后在此任教的有郭绍虞、穆木天、牟润孙、潘伯鹰、蒋大沂、张长弓、王善业、蒋天格、徐中玉、曹融南等先生，可谓大师云集。1949 年 8 月，同济中文系奉新政府之命停办，师生遂并入同城的复旦中文系。直至 2003 年同济中文系方得以恢复。因有前贤筚路蓝缕，薪火相继，得以再聚俊彦，故不数年即在沪上乃至全国再现昔年峥嵘之态。迨至今年，即 2016 年，同济中文系已建系七十周年，复建也十载有余。为此，同济中文系同仁特编辑“同济·汉语文学丛书”，择期陆续出版，既宣己志，亦求友声。

而此套丛书初名“同济中文系学术丛书”，原拟循兄弟院校中文系的成例，以在同济中文系任教的教师的学术著作的出版为主。但在我与人文学院院长孙周兴教授商议时，他力主扩大该丛书的编辑框架，以“同济·汉语文学”总括其名，以从同济百多年来对汉语文学的贡献为题系统梳理和编辑丛书，而不必囿于同济中文系的狭小范围，并且，他进一步提议，这套丛书不仅可收录大家的学术研究著作，亦可收入教师们的文学创作作品，故以“汉语文学”而非“汉语文学研究”为名。对此建议我深以为然，因为若从“汉语文学”的角度考察，同济自 1907 年建校以来，师生们为现代汉语文学的研究和创作作出的贡献与其他历史悠久的大学比起来，虽不至于高山仰止，但也不遑多让。尤其是在汉语文学的创作上，人才辈出，

不绝于缕。从上个世纪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诗人宗白华，二十年代的诗人殷夫，三十年代的诗人冯至、戏剧家杨晦，四十年代的戏剧家陈铨，诗人廖青主、穆木天，五十年代的小说家杨益言等，新世纪以来又有小说家马原等加入，皆可为一时之选。所谓“昭兹来许，绳其祖武”，这套丛书自也应当将其人其作选辑列入。

是为序。

张生

2015年4月27日于同济大学中文系

2016年3月16日改于五角场

在这里，我们中的哪一个人是俄狄浦斯？我们中的哪一个人又是司芬克斯呢？

——尼采《超越善与恶》

目 录

- 1 少白头
- 26 高升
- 45 新天地
- 71 大堂
- 93 钓鱼电话
- 109 信徒
- 127 凯旋门
- 145 穿人字拖的少年
- 177 后记

少白头

可以肯定，我是早上第一个打电话给空调维修部的，否则，接电话的姑娘的口吻不会这么殷勤。要知道，这段时间可是空调维修的高峰期。她在仔细询问了我的空调的问题后，立即表示，让师傅今天就上门来给我修理。这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因为上海的夏天实在太热了，今年更是热得厉害，简直没有空调就不能活。而上海的夏天之所以比别的地方要热很多，并不是因为白天的温度高，关键是晚上的温度也和白天一样。昨天晚上，我房间里的空调突然不再制冷，整整一夜，我都只能依靠这台空调吹出的没有一丝凉意的热风来降温，对此的感受自然又加深了许多。

但一个白天下来，我都没有等到期待中的门铃声。我当然没指望修空调的师傅一大早就过来，所以，上午的时候，我还在落满灰尘的书架边站了一会，拿了几本很久没看的老书出来翻。可到了下午三四点钟，人还没来时，我就有点坐立不住了。在溽暑中，我甚至都发生了幻听，有好几次明明听见门铃在响，拉开门后却连个人影也没有。眼看着又一个闷热的夜晚即将降临，在房间里越来越亮的灯光下，我开始考虑是否到外面去吃个晚饭，然后就在附近的快捷旅店去熬过这个一定比昨天晚上还要难熬的夜晚。就在这时，我终于听到门铃叮叮咚咚地响了两声。尽管我已经不再兴奋，可还是立即开了门。一个二十多岁的瘦瘦的小伙子出现在我面前。他个子中等，留了个三七开的分头，可能是少白头的缘故，他的花白的头发与他那张年轻的脸，特别是那双年轻的眼睛不是很搭配。不过，他这头白发也可能是在发廊里专门染出来的，因为这个发型很像日

本的某个动漫人物的发型。他穿着胸前印有公司标志的蓝布夹克，系着一条插满螺丝刀和钳子的棕色牛皮电工腰带，下面是一条有些油渍的牛仔裤。看到我开了门，他把背着的一个白色帆布工具包和一只装有氟利昂的铁罐子放在了门前。

“是张先生吧，不好意思，我来晚了。”他抬手把自己的头发往后撸了一下，开始边脱鞋子边向我道歉。

“不用脱鞋子，没事的。”我忙阻止他。

“这样也好。”他把一只已经脱掉的鞋子重新穿上。“等会到外面方便点。”

“对的，空调外机在窗台下，比较麻烦。你今天是不是已经跑了很多家了？”我带着他往挂着空调的里间走去。

“是，从早上到现在，已经修了十几台了。你这里是最后一家。”

“那真是辛苦你了。师傅贵姓啊？”我打开灯，指了指墙上悬挂的空调。

“我姓王，三横王，你叫我小王就行。上海这夏天没空调可不行。”他拖过旁边的一个凳子，踩了上去，把空调的塑料面罩取了下来。

我伸手接了过来，发现上面都是灰，想拿出去擦一擦。

“还需要我帮忙吗？”

“现在不用，你去忙你的好了，我先查查挂机。”

他从电工腰带里抽出一把螺丝刀开始拆挂机里的东西。我把空调面罩拿到厨房，用一块湿抹布把上面的灰擦了一遍。等我重新回到卧室，看到他站在桌子边拿着一个万用表正在检测从挂机上拆下来的零件。

“挂机没问题。估计是该加氟利昂了。等会可能得麻烦你把这个递给我。”他指了指自己带进来的那个像个冬瓜似的氟利昂罐。

“没问题。”

看到他推开窗户，准备出去，我忙问他带了安全绳没有。

“带了。不麻烦了，五楼也不高。”

“你还是系上吧，我给你拉着好了。五楼也不算低。再说外面天都黑了。”我提醒了他一句。

他犹豫了一下，才从放在地上的工具包里掏出安全绳，在自己腰上扣好。我把安全绳另一头的搭扣打开扣在了旁边的书架上，然后又用手拽住安全绳。

“好，那就麻烦你了。”

他双手扒住窗棂从窗户爬了出去，然后下到了窗台下的空调外机旁，开始忙活了起来。因为天已经黑了，我有点担心他看不清楚，就问他要不要我去拿个手电筒。

“不用，有路灯，看得见。”

刚才我还没有注意到，果然，沿街的路灯都亮了。过了一会，他叫我把氟利昂递给他。我放下安全绳，弯腰把那个氟利昂罐提起来放到了窗口。他接了过去，然后继续在窗台下忙碌起来。从敞开的窗子外面，吹进来的都是热风，还有呛人的汽车油烟味，我紧紧抓着安全绳，很快就汗流浹背。

“好了，你先把这个接进去。”

他喊了我一声，把氟利昂罐放在窗口，我忙接过来放到地上。等我回过身，他已经从窗外重新回到房间里。

“这下不会有问题了吧？”

“应该可以了，你先试试看。”他用手背擦了擦脸上的汗。

“不用急，先到外面去洗一下好了。”我也抬手抹了一下额头。

我和他一起来到外间的客厅兼厨房，从墙上的毛巾架上扯下一条毛巾，让他先洗。然后我又回到里间，找到空调遥控器，把空调打开后重新出来。

“谢谢了。”

小王已经迅速地洗了一把脸，把毛巾拧干后递给了我，接着他把沾有水的头发往额头上使劲撸了几下，不让它再垂下来。我也洗了洗，虽然自来水也是热的，可感觉脸上清爽了很多。我弯腰从饮水机下面的柜子里拿了个一次性杯子，泡了杯茶，递给坐在桌子边的小王。他正在用笔填写一张红色的单子。

“你先看一下，这是我们公司的维修费用，没问题的话就签个字。”他把那张单子递给我。

“好的。”我简单地扫了一眼就签了字。然后按照上面开列的金额把钱付给了他。

“再过一会，等空调开始制冷后，我再检查一下，正常的话我就可以走了。”他似乎怕我误解，苦笑着解释了一下。“有好多次，我都骑着助动车回去了，又被人给叫了回来。”

“哈，那今天你可千万不能急着走，等这杯茶凉下来你喝了再走。”我也给自己泡了一杯茶。刚坐下来，我又想起里间的窗子没关，就又起来去把窗子关了起来。我感觉空调的排风口已经开始有冷气出来了，为了让房间里的温度降下来，就又拿起遥控器嘀嘀按了几下，把温度又降低了几度。

“你泡的是祁门的红茶吧？”

我听见他在外面问了一声。

“对的。”我走出来对他点点头。

“我就是祁门人。”

“喔，难怪你一喝就知道是哪的红茶。”我拉开椅子在他对面坐了下来。

“你是大学老师吧？”他问。

“是啊，你怎么知道？”

“刚才我看到你里面书架上有很多文学理论的书，还有你桌子上的书。”他指了指我上午从书架上拿下来的那本王央乐译的《博

尔赫短篇小说选》和抱瓮老人辑的《今古奇观》。“你是中文系的吧？”

“没错。”

“那我该叫你张老师。我以前也是学中文的。”可能是看到我多少有点惊讶，他对我耸耸肩。“我读的是所地方大学。毕业后我在乡下做了两年中学语文老师，觉得又累又没什么意思，就来上海打工了。谁知道，在上海打工也挺累的，而且，实际上也没什么意思。”

“那你觉得什么有意思？”我一下被他逗笑了。

“看书啊，这两本书我以前也都看过的，里面的故事都很有意思。”

“可你知道，故事都是作家们编的，都是假的，不能当真。”

“这个倒也是的。不过，有时候，生活里发生的事比小说编的故事更假，更难让人相信。”

“是吗？”我忽然觉得他这个人有点意思。

“当然，我自己就有过这种经历。”他喝了口茶，看了我一眼。“张老师要是愿意，我可以讲给你听。”

“很好啊，等会你不是还要检查空调的制冷效果吗？”我往空调的来风方向伸了伸手，感觉冷风似乎还没有吹到外间来。

“这倒是的，估计还得再等几分钟才行。”他犹豫了一下，看了看杯子里飘着的茶叶。“说真的，张老师，我来上海也快两年了，平时很少和人聊文学的，今天能和你讲讲，也挺好。而且，你又是搞文学的，听我瞎扯扯，说不定还会产生点灵感什么的。”

“那是必须的。”我笑着点了点头。

刚才我说，我来上海快两年了。其实，我是去年6月份来的，到今天才一年多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学校还没正式放暑假，我做

完自己的工作后就辞了职。当时我们校长极力挽留过我。你别笑，我们校长人不错的。我知道你在笑什么。今年网络上爆出了很多中学校长玩弄女学生的事，把校长变成了贬义词。可这就像大家都喜欢把教授和专家说得一钱不值一样，多少都是有点夸张的。其实，哪个行当的人都有好有坏。再说了，我们校长是个老太太。她很器重我，是因为我教书教得还可以。

不过，虽然我们校长几次挽留我，我教的那些学生也都不希望我走，还在网上学校的贴吧里联名请我留下，我自己也有点舍不得这个教职，可最后我还是决定来上海发展了。因为一辈子让我做个乡村中学的教师，总是有点不甘心，还有就是我的两个好朋友都在上海工作，而且混得不错。他们也都是我的大学同学，毕业的时候，他们本来也拉我一起来上海闯荡一下的。但我当时有点胆小，怕到上海找不到工作，再加上家乡的这个中学很早就同意接受我，就回去了。所以，后来我也没意思再和他们联系。可听别的同学讲，他们在上海发展得都很好。有个同学不仅买了房还买了车，而且还是上海牌照。这小子显然是发财了。因为我知道，上海的车牌一点也不比房子便宜，买那块小铁皮的钱完全可以再买辆车。所以，我决定到上海后第一个去找他。

对了，我的这个发财的同学叫赵志耕。和我一样，他从小也是在乡下长大，父母也都是只会种地的农民，他们给他取这个名字，无非是希望他以后能努力种地，有口饭吃而已。在大学里，他也不是很出色，就是和我比，也差了很多。可他不仅在上海找到工作，还买房买车，这多少让我这个老同学有些惊讶。当然，他对我突然想来上海发展也感到很惊讶。但在电话里，他还是立即表示要来火车站接我。尽管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联系过，可我们的交情却一点都没变。

那天下着毛毛雨，很多东西看起来都是雾蒙蒙的，湿漉漉的。



不过，当我从火车站出来，看到广场周围的那些高楼大厦时，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可真正让我激动的还是志耕。他就像电视里那些在外资公司上班的白领一样，穿着白衬衫，黑西装，还打着一条金色的领带，忽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有那么一小会，我都没认出他来，直到他咧开标志性的厚嘴唇向我微笑着伸出了一只手，我才反应过来。他脸上那副大学四年都没换过的黑色的铁质全框眼镜也换掉了，变成了一副无框的银色的钛合金的眼镜。这副眼镜的镜片非常高级，从正面看，感觉就像没戴似的。

而且，我没想到志耕的车技也很好。他开着那辆黑色的奥迪在高架上行驶时，很轻松就超过了前面的好几辆车。这让我很崇拜。要知道，直到现在，我还只会开动车。志耕在浦东的一个很高档的小区买了个三室一厅的房子，面积很大，有一百多平方，装修也很豪华。他告诉我，他现在在一家房产中介公司工作，他去年还结了婚，太太小丁在一家公司做会计。他和太太的结婚照就挂在卧室的墙上。怎么说呢，虽然小丁是个上海姑娘，但我觉得长相一般。不过，以他这样的背景和能力，能娶个上海姑娘，也算不错了。

“你先在我这里住几天好了，小丁今天上午刚去北京出差，一个星期后才能回来。”志耕把我的行李放到一个房间，转头对我说。

“太好了。这样你也可以给我介绍一下上海的情况，我想尽快找份工作。”

“上海现在工作不是很好找，竞争很激烈。但你已经教了几年书，有实践经验，找个地方当老师应该没问题。”

“我就是不想教书了才来上海的。”我和志耕回到客厅。从阳台的窗户看出去，正好是一片绿色的草坪，中间有座玲珑剔透的假山，还有孩子们玩的红色的滑滑梯什么的。我想，住在这里一定很舒适。我下意识地口袋里拿出香烟，往嘴上叼了一支。

“你喝什么，要不要来杯咖啡？”

我转过身，看到志耕已经把那身西装脱掉，换上了一身灰色绒线衫，让人觉得怪怪的。

“不用了，我抽支烟就行。你要不要来一支？”

“喔，我已经戒了。你最好不要在家里抽，小丁鼻子很尖，对烟味很敏感，只要有一点烟味就能闻出来。你要憋不住，我陪你下楼去抽吧。”

“那，没事，我就喝咖啡吧。外面还在下雨呢。”我把那支烟从嘴边拿下。

“好，我这就去给你弄一杯。”

志耕转身去了厨房。我拉开阳台的窗户，把手上的那支烟弹了出去。

很快，就从厨房飘来了一股很浓的三合一的速溶咖啡的味道。没想到志耕在上海也还是喝这种咖啡。我还以为他会给我做一杯真正的现磨的咖啡呢。

“先喝点提提神，等会我们到外面去吃个晚饭。”

志耕把一杯咖啡递给我，自己也拿了一杯，和我一起站在阳台前。

“还好，我不累。现在火车都是动车，速度很快，我今天上午从家里出来，下午三点多就到了，又有座位。条件比我们当年坐的那种老式火车好多了。”

“那当然。社会进步了。现在高速公路也修得很好。我前段时间去安庆出差，一路开车过去，也很快的。”

“是吗？我还不会开车，没体验过。”

我喝了口咖啡，觉得既甜又腻，还有股油腥味。我忽然想起来，自己已经好几年都没喝过速溶咖啡了。刚才还雾蒙蒙的雨变大了，可以看见一滴一滴的透明的雨珠从空中坠落下来。

晚上，志耕开车带我去附近的一个巨大的购物中心，里面从